



# 归梦

东方少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归梦

东方少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梦/东方少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321-3631-5

I . 归… II . 东…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589 号

责任编辑: 韩 樱

封面设计: 周志武

归 梦

东方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1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43,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31-5/I · 2780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 直面荒诞

陈漱渝

这本书由《归梦》和《忧郁男手记》两篇小说合成，向读者展示出一个荒诞的，然而又绝对是真实的世界。梁老太的独生女明明和忧郁症男孩冬冬都是父母的连心肉，但却跟父母之间有着心灵的厚障壁。他们一个生活在电影的虚幻世界里，一个生活在电脑游戏的虚幻世界里，就像从蛹中孵化而生的蝴蝶，离开蛹之后就不愿再进入那个原来保护它们的蛹壳；又像流星一样地独立不羈，宁可陨落也不愿沿着父母设计的人生轨迹运转。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依赖的对象，同时又成为他们叛逆的对象。后来“忧郁男”冬冬爱上了一个人比自己大八岁且怀上了别人孩子的女友，而梁老太的乖囡明明几经选择，却在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华裔青年何龙那里找到了情感的归宿。作品中的其他男人和女人同样生活在一个意义漂浮，价值相对、生活无序的时代，这些人都因生存而焦虑，而孤独而困惑；在绝望与希冀、苦难与无奈、争斗与依傍、快乐与烦恼中体验着人生的本真状态。

跟天地的奥秘相比较，人的奥秘是最大的奥秘，而人的奥秘之处又莫过于心灵。古往今来，任何成功的文学作品展现的都是人类的心灵史。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年轻而又有才华的中英文双语作家，但她现在从事的职业却是医学研究。华人海外的漂泊生涯为她提供了极具传奇色彩的创作素材，而丰富的医学知识——特别

是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更为她深入探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部敏锐的探测仪。《归梦》中梁老太病中的莫名惊恐，那种拂之不去、斩之不断的被迫害的幻觉，作者描绘得如发如丝，扣人心弦。“忧郁男”冬冬那种沮丧、懒散、错觉，对思维失控的病相，在作者笔下也呈现得惟妙惟肖。

人性的善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作者勇于逼视人性的黑洞。那位诱奸学生的老师导致被误解和歧视的少年约翰自杀，而约翰的自杀又造成了同窗好友冬冬的抑郁症。那位红头发的意大利女孩在跟何龙做爱时心里想的是另外的男人，但她却在无意中给善良的何龙带来了艾滋感染，迫使他的生活（包括性爱生活）改变了常态。但这些畸曲的故事并没有蒸发掉作品中所表达的美好感情。当我们看到冬冬的泪水流淌到临终前父亲的手上时，当我们读到明明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参观巴黎圣母院时，灵魂就会跟主人公一样得到净化与升华。更能可贵的是，作者写出了人性的多侧面：明明的生父对母亲施加家庭暴力，是因为“在文革中受了一些刺激”；老姜为了感觉一下梁老太的身体而造成她的骨折，是因为他有着婚姻的不幸和被人们忽视的健康老人的性需求；就连那个偷盗梁老太存款，几乎置这位孤独的老人于绝境的护工阿梅，出此下策也是迫于无奈，并承诺采取补过措施。因此，读者从人性的危机中看到了转机，在似乎终结之处看到了希望。

在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中，有两种不容忽视的危机：一是青少年的心理危机，另一个是老年人的生存危机。无论在东方或西方，很多青年都面临着情绪困扰、同伴压力、亲子冲突等等，产生了程度不同、表现各异的心理障碍。据统计，在过去的 20 年中，15 到 24 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人数增长了一倍，令人触目惊心。在美国，意外伤害、谋杀和自杀，成为青少年的三大死因。所以，作品中约翰的人生选择是有一定代表性的。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医疗改善和科技进步，中国也于上世纪末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目

前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约有 1.43 亿,占世界老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约 1000 万,女性多于男性。由于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增大了社会养老保险的压力和家庭养老的成本。

《归梦》中的公寓经理露西对明明说:“等父母太老的时候,也许光靠社会系统的帮助是不行的。家庭成员还是要担一点责任的。不然你永远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那种负疚感会伴随你很长的时间。”在我看来,这真是触及生命“终极关怀”的剀切中理之词。显然,无论是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是老年人赡养问题,最终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爱就是关联:既有亲属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关联,也有把人类连成一个整体的情感关联。作品中最使我动情的是纽约康复中心欧式小花园里的那一幕。三位老人在遮阳伞下的石桌旁晒太阳:一位口齿不清,一位听觉不灵、而另一位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他们之间虽然有沟通的困难,但又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他们颤颤巍巍地互相搀扶着,迈向人生的最后一程,去迎接那无所关联而又无可逾越的死亡。

作者的善良与温情特别表现在小说的大结局。在《忧郁男手记》中,冬冬在梦中飞到了英国的一座依山傍水的小城,突然出现在女友学校举办的夏日花园派对上。在《归梦》中,梁老太老年痴呆的前期症状竟然克服,准备离开旅居法国的女儿重返美国,那里有昂首期盼她归来的老姜和准备办旅游签证从中国来陪伴她的小弟。也许严酷的现实主义作家处理同一题材时,会安排另外一种更为符合生活逻辑的结局,用冷峻的双眼去逼视人生的血肉以至于脓污。但我思来想去,还是赞同作家目前的这种处理方式,因为她表达了一种愿望:人们在悲剧困境的极限状态中,总是希望抬头能看到哪怕是些微的亮色。

《归梦》在艺术上也独具特色。作者力避主观叙述和价值判断,而把笔力集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作者也不拘于叙述的时间框架,常借助人物思维的流动叩问人生的困境和人性的复杂。

除了前文论及的心理描写细腻入微之外,叙述的口语化也是很能扣动读者心弦的重要因素。说实话,我一直缺少耐心将一部小说读完,而阅读《归梦》时却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我由此感到口语化绝非肤浅化的同义语。语言的力量并非倚仗词藻的堆砌和行文的晦涩,而是取决于其中蕴涵的生活体验和人生哲理,取决于它能否揭示读者眼中原本模糊不清的世界。我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读者,读这部小说的打印稿时刚巧摔了一跤,所以当我读到“老人的那些事情是说来就来的”一句时,心头不禁怦然一动,觉得真是体己之言。作品中朱家姆妈的一段话也是金玉良言:“人生是一场电影,有开始就有结束。每个人都有过辉煌的时候,但那些都是暂时的。老了以后要靠自己,不能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即使是再好的男人,也有离开你的时候。子女有子女的生活,不可能陪伴着你。要紧的是活着的时候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然后笑着离开,就像身体累了要躺下来歇一歇一样。”这番话无论对于缅怀过去还是期待未来的人们,都是深刻精警的告诫。我设想,如果乘车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一边从车厢的收音机中收听这部小说,那肯定能同时领略到自然和人生的两道奇妙风景线。

最后归结到书名《归梦》。我想,这个名字也许是取自梁老太给女儿明明的那封信:“我还是要回国去的。叶落归根,这个道理,明明你现在不会懂的。”也许还跟冬冬父亲发病之前对他说的那番话有关:“如果你的生活能完全自理了,我也许会考虑长期回国的……现在国内开放多了,我也许能找到工作的。”这种归属感,不一定是地理位置上的归属,对老一代而言是寻求心灵上的安全感。而对明明和何龙这一代年轻人,则是追求生存者之间的心理互补和精神上的默契。

早在 19 世纪中期,几十万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就在美国修建铁路,开发矿区,开垦种植,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华人移居海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像作品中冬冬的父亲属于留学移民,梁老太属于家庭团聚移民。这类

新华侨华人在 4800 万海外华侨总数中,大约有 600 万,约占八分之一。据统计,截至 2008 年 11 月,仅来自上海的新华侨华人就有五十余万。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构建和谐世界而言,这种历史性的人口大迁徙具有何种意义,目前还无法做出恰切的评估,但用小说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展示这一历史画卷,不仅具有文学意义,而且必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记得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像狄更斯、萨克雷这样的英国小说家在作品中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要比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提示的还要多。

是为序。

2009 年立夏日  
(作者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

## 目 录

归梦.....	1
忧郁男手记.....	165

# 归 梦



## 第一章

一九八八年，风韵犹存的梁老太不知不觉已年近六十了，但因为生育晚，女儿明明今年才十八岁。半年前，梁老太历尽千辛万苦，从香港找到了曾经在她的年轻时代欣赏过自己的一位有钱人，搞了五万多美元把明明送到美国念大学。

梁老太迫不及待地送女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明明在高中毕业前夕和一个名叫希文的中学语文老师“谈恋爱”，一不小心就怀了孕，双双成为那所学校的知名人物。明明当时就读于上海一所著名学校，念文科班，是住校生。因年幼时父母离异，明明自小独立好强，属于脾气好而“死不悔改”一族。她有什么事一直都放在心里不和母亲分享。

明明钦佩老师的才华出众，而老师对她的作文十分钟爱，经常对明明在文字上精心指点。后来两人发展到周末不回家，一起看电影，读西方小说，在公园河边散步。有一天明明去了他的家，地处上海西区花园洋房聚集的武康路。这是一所笼罩在绿茵下的三四十年代的老洋房，环境幽静，尽管房屋的设备都已老化，但墙上的几幅后现代派的名画使希文的房间透出一种艺术气氛。那天，明明和他一块听了些唱片，又一起读了普希金的爱情诗，渐渐的，两人的灵魂被诗化了，希文告诉她，她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纯洁的女孩子。于是，在一张米黄色的沙发上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

明明迷迷糊糊地怀孕了。事发之后，明明在同宿舍的几个姐妹的帮助下，借了一张身份证去普陀区的一个医院堕胎，但还是被一位思想正统且警觉性高的医生给逮个正着。梁老太得知后直叹

家门不幸。

校方在调查之后，开除了那位身材细高，皮肤白净的中学老师。本来是要严办希文的，因为明明那时还不足十八岁。但明明向妈妈第一次下了跪，苦苦哀求母亲宽恕比她大十五岁的希文，并告诉校方说是自己主动委身于老师的，而希文又是一位干部子弟，先被公安局拘留了几个月，然后失业几年后，还是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到上海某出版社混了一个编辑。

这以后，梁老太就一直在动脑筋要把明明送出国。她知道明明的智商不知高过自己多少倍，虽然没有继承自己的窈窕身材，长相也说得过去。可她如今这么小就失了处女之身，再靓再出色也没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们把处女膜还挺当回事儿的。所以，明明要在国内找人就会掉价。虽说梁老太自己对美国也没概念，但她直感地认为，美国再怎么样也比国内强。所以呢，出国总会比不出国过得好！

梁老太这辈子命苦。她有六个兄弟，她是唯一的女儿，小时候却偏偏最不得母亲的宠爱。父亲是个勤勉的杭州商人，赤手空拳到了上海，年轻时就靠头脑灵活和讲究信誉发了笔财，但早早撒手西归。他虽留下些钱财，但要填饱八张口，毕竟不易。这个梁家妹妹小时候上的是教会学校，是梁家儿女中成绩最好的一个。可惜她中学没念完就出外讨生活了，因为她决意要离开自己的家，离开那位偏心的母亲。母亲对自己的重男轻女不加掩饰。让梁家妹妹终生难忘的是：有一年的秋天，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螃蟹，哥哥弟弟们都吃得十分高兴，但螃蟹分到不够时，母亲把一只死螃蟹给了她吃。那时的梁家妹妹本是性格温和，顾全大局之人，她内心的倔强和不甘在这一刹那爆发出来。她虽然一言不发，脸上却当众露出一种平时鲜有的刚毅决然，并在第二天出走了。

当时的她十六岁，长得明眸皓齿，窈窕多姿，只要一穿上旗袍，略施脂粉，就有邻居赞她像是月历牌上的美女走出来。当年她走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马路上，回头率甚高。

梁家妹妹凭自己的初中文化和不俗的谈吐,在几个有钱的小姐妹帮助下,开始出入于上海的交际场所中。明明对这段历史是熟悉的,因为梁老太对她谈起那段历史,总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一提及自己在当年百乐门跳舞的风姿以及各种层次的男人对她的痴迷和仰慕,她便两眼放光,随即把自己的鹅蛋脸朝家里的穿衣镜里照照,扭一下腰,欣慰地感到自己的窈窕曲线尚存。

梁老太在上海舞场混过几年。她交往过的,有大老板,有小开,也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不过,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梁老太反复对明明强调的是:那时候的交际花不卖身,她不需要跟任何男人上床,就可以在一个晚上得到几根金条甚至一个钻戒。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她碰到了一个欣赏她的商人兼文人,梁妹妹叫这个姓唐的男人为“过房爷”,过房爷叫她小妹。这位过房爷对小妹的一颦一笑欣赏有加,经常在经济上资助她,而且从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

在大陆政权易色前夕,这位“过房爷”请梁小妹吃了顿最后的晚餐,言明将举家移居香港,问小妹是否愿意一同前往,做他的三姨太。小妹当时尚有一份留恋祖国之心,心气也颇为高傲,反复思考之后,不甘为妾,最终婉言拒绝了。过房爷仍有情有义,给小妹留了份养生钱。他在临上飞机的前一个晚上,到百乐门和小妹跳了场舞,踏着《夜来香》的乐步,在她耳边说了句:“想通了,随时来找我,我随时都认你这个妹妹。”

当年的梁小妹,闻此语,泪水夺眶而出。她把脸轻轻贴到他的面颊上,让他感受到自己的泪水。纤纤玉指轻轻搭在他的肩上,但默默无语。这一别,便是近四十年的光阴,伴随着她几经摧残的颠簸人生。当他们在香港重逢时,唐先生洒脱依旧,虽然老了,但老得一点都不难看,身材依旧挺拔,气质更加儒雅。他的住房在香港浅水湾的山顶富人区,但他的主要财务却已由两个儿子打理。唐先生陪梁小妹去海洋公园玩了一天,又带她去铜锣湾买了一些时尚的衣服。梁的心里已是感激不尽。有一天他们去尖沙咀的一个

有名的上海餐馆一起进晚餐时，梁小妹正式谢过唐先生当年对她的接济。她哽噎着说，不然这么些年，如果没有过房爷给的那些金条，自己还不知道能不能混过来呢。唐先生潇洒地摆摆手，表示往事不值一提，并正式承诺会对明明出国一事尽力。

新中国建立以后，梁老太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任丈夫在“文革”前夕自杀；第二任丈夫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但性格暴戾，对妻女有一定程度的虐待。梁老太有一次被踢伤了腿骨，手臂上也被掐出道道紫痕。后来居委会伸张正义，帮助她把明明的父亲赶出了她们的生活。梁老太在香港见过唐先生之后，自觉往事萦怀难排遣。假若当年跟着唐先生上了飞机，她的人生会如何呢？她后悔自己当年的心高气傲，不过，给人当三姨太，即使是今天她亦不会认同。

梁老太想起自己唯一的希望——明明的遭遇，实在为她痛惜。明明其他地方都好，就是遇到男人时，好像有一种自来熟的感觉。她总是急切地想让男人了解自己，小小年纪就期待一份感情的归宿。小学时代的她已经引起男生的瞩目，而对颇有文学才华又有些生活经验的希文，明明犯了一个命里注定的错误。梁老太几乎是流着泪，对明明吼：“依迭只（这个）小浮尸，白白里拨勒（给）迭只畜生糟蹋了，一点好处也没捞到，依是只白痴，白痴里格（的）白痴，白白里养大依，真正作孽！”出国前，对明明叮嘱了又叮嘱：“捺末（从现在起）依要重新做人，好好较，要出人头地。千万别再上男人的当。”

明明出国时，妈妈和小舅去送行。小舅帮她提着行李，一边责怪她妈妈心狠，让明明这么小就独自去美国。明明很从容地过了关，妈妈放在她裤袋里的两根金条也未被检查出来。她明知妈妈和小舅还在关外等候，却不肯回头看，也没有流泪。她在这个时刻头脑突然变得异常的清醒。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忘却以前的一切，开始新的人生。上了飞机后，她在窗口看着上海渐渐远去，她想：如今的自己反正已经不是处女了，还有啥好怕的？

## 第二章

明明在过海关的那一刻发誓要把以前的十七年忘却,从此随意去流浪,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她的目标是先上英国文学系,而后再上电影学院学导演。一九八七年八月底,她坐中航客机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在飞机盘旋在肯尼迪机场上空的那一刻,她还是流泪了。母亲的期望,对希文尚未斩断的情丝,还有对自己生父的一份担忧——他因严重的忧郁症已住进了上海精神病总院,都让她觉得心头过于沉重。她随着人流到行李台取行李。和很多人比,她的行李显得十分简单:一个海豹牌的墨绿色中型皮箱,还有一个轻便的正方形塑料袋。她只带了几套夏天的连衣裙,一套过冬的长款羽绒服,几件色彩淡雅的春装,还有一件收腰的咖啡色灯芯绒短秋大衣,那是她和希文第一次在长风公园约会时穿的。在她不能和希文沟通那段日子里她想好了要把那件大衣用剪刀剪成无数块碎片,然后点上一根火柴,慢慢地在家里的小阳台上把它们烧掉。但她没能那么做。她后来想:带一份对某个人的思念去一块新的土壤,会给她增添一份勇气。毕竟,他曾给她留下过什么,但也从她身上攫走一点东西。若干年后,记忆中的那份惨烈会消失,留下的是温馨。

明明在同年九月初开始就读于纽约市的一个普通大学,专攻英国文学。该校地处曼哈顿中城,衣食住行十分方便。在学业上,颇有语言天赋的她,四五岁时已在生父的指导下学过一些英语和法语,上高中时其英文成绩优于其他学科。但英语写作对她来说,仍然十分棘手。她的第一位写作老师经常用红笔勾出她的语法错误。等她的语法错误变少了,老师又在师生交换意见时指出她用词贫乏,在写作风格上缺乏创意。那位刀子嘴、豆腐心的爱尔兰籍女老师对她直言:写作上无捷径可走,只能是把所有的时间用来看

书,拼命记新的单词和句型以及不懈地练习。看见明明自卑的样子,她对明明说:“作为移民,你有一天能比别人写出更新颖的语言,因为你的脚上踩的是两种文化。你把它们组合好了,你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但组合失败了,可能得精神分裂症。”

明明对这番教诲心领神会,开始用英语叙述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并刻意地在表达习惯上保留了一点中国腔调。一年下来,她又长高了一点儿,小腿没有小时候那样粗了,她也不再是班里的差生。她的生活自理能力增强了,学会了做简单的饭菜,整理房间以及用洗衣机。她幸运地和另外两位女同学在学校附近租到了一个两房一厅的公寓。明明睡在客厅的那个可以折叠的沙发床上,每个月只付三百美元的租金。房东是她在一个学校附近的教会里认识的。

房东是一位叫朱裘莉的中国老华侨,身高一米七,鹤发童颜,身板十分硬朗。一九四九年时她随家从大陆迁移德国,父亲是个裁缝。几年后全家又迁居法国。父亲过世后,她只身迁居美国,以做裁缝为生,也兼任二房东,如今已赚够了养老的钱。朱老太刚到美国时已年过半百,仍然苦读英语。现在已能说一口地道的英语,还在纽约中国城附近的一个警署里当文件管理员。她是杭州籍上海人,得知明明的母亲与她同籍,便对明明格外的好,要明明叫她一声“朱家姆妈”,明明便依从地叫了一声,声音很糯。叫过那声“朱家姆妈”以后,两人之间就愈发亲切起来。朱家姆妈说她最喜欢爱读书的女孩子,因为她自己从小没机会上学念书。她的父亲十分重男轻女,根本没考虑让她上学。就连数数,还是九岁时,她在看别的孩子们踢毽子,数着“一、二、三、四”时才顿悟出来的。可是,她自己的女儿“不争气”,从小爱当模特,逃课。十八岁时,和一个美国白人私订终身。有一次母女俩在街上发生了口角,朱家姆妈气急之下,便当着一位亲戚的面掴了女儿一个耳光,从此断了母女之情。明明意识到:朱家姆妈表面活得洒脱,其实心里也很孤单。偶尔来看望她的,是她几年前认的一个过房儿子,帮她搞卫